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十六號

目錄

三民主義和中國革命(續完)	快然
雪夜	東美
伴某君遊公主墓	東美
劇散後	芳艸
宴罷歸來	娥謀
十字街頭	
一、余欲無口	有話

三民主義和中國革命 (續完) 快然

三

第二個意見，便是承認中國革命不應當停任民權革命的階級，應該進一步去做民生革命（即社會革命），根本解決民生問題。他們以為民權革命和民生革命截然不同的二回事，理當分兩次來做，先由國民黨來完成民權革命，再由共產黨完成民生革命（即社會革命）。他們簡直把中國革命看做和俄國革命一樣，首先做一次二月革命，再做一次十月革命。

他們這種見解的來源，是上了第三國際的大當！第三國際不明白中國國情，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第二國際的先生們，把中國看做第二個俄國，說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和俄國完全一樣，所以俄國實用的方法，中國可以全盤抄襲來用。當然，我們

承認中國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和俄國差不多，但是俄國本身就是帝國主義，俄國的革命，沒有反帝國主義的特質，只是反對沙皇和資產階級的政權，所以俄國需要暴動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又因為俄國有農奴制度，全俄的土地，都操縱少數的大地主手中，所以需要沒收土地。我們中國則不然。三民主義的革命，完全是反帝國主義性質的；本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都是受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工具的壓迫，都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帝國主義的，所以用不着無產階級來奪取政權。我們研究中國土地制度，誰也找不出來中國有農奴，同時也找不出來大地主，這是農業國家的，種特色。我們中國有井田制度，十六受田，六十歸田，所以中國現在自耕農非常之多，在土地關係之上，地主和農民沒有俄國那樣懸殊，因此，中國不需要沒收土地，只實行平均地權就夠了。第三國際觀察中國問題，完全把中國四千餘年的歷史

，放在腦後，一昧的給中國帶蘇維埃的紅帽子。列寧對於中國問題的見解，是更錯誤，他說中國不久便要實行十月革命了。史達林更糊塗了，他說中國應當練十萬紅軍，奪取政權，實行共產！

我們要知道，總理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主張以革命的手段解決政治問題，以政治的力量在革命的原則之下解決經濟問題。換言之，以革命的手段建設革命的政權，對外解除帝國主義的壓迫（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對內進行民生革命，解決資本土地問題，從事民生主義的建設。這便是總理主張把民族，民權，民生問題同時解決根本意義。

真實研究起來，中國實在沒有二次革命的可能性。中國的革命，完全是三民主義的長期鬥爭中進行着，從來沒有在一民二民主義，或是其他的主義之下進行。中國一講到實行民權革命，同時必然的要講到民族革命和民生革命。民生問題在中國現在是要馬上解決的問題，總理在召集國民會議時，便主張馬上要解決迫切的民生問題。總理在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上說：

『我們組織國民會議的目的，是要解決兩個大問題。這兩個問題，一個就是解決國內的民生問題，二個是打破列強的侵略。就第一件的民生問題說，中國之所以連年內亂，就是由於兵多；中國所以能够兵多的原因，就是由於國內人民要當兵，如果不當兵，便沒有別的方法找飯吃。現在國內許多地方的人民，都是以當兵為謀生之路。因為許多人民生計不遂，都要當兵，所以中國現在便有兵多之患。因為兵士太多，各種軍隊都不能養活，所以彼此便不能不爭，便不能不戰，便釀成中國今日

的大亂。』

國民會議運動，本是民權的革命運動，可是他的真正目的必然要解決民生問題，否則，國民革命便沒有意義了。至於成功，更談不到了中國是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中國革命一定是所謂「然消滅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所以他的結果，一定會走向民生主義的道路，不能做二次革命。主張中國革命，分做一次來做的人，實在不明日中國革命的根本意義。

我們從種種方面看來，中國是不能有純粹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也不能有純粹的無產階級的民生革命，二次三次的革命理論，在中國無論如何是行不通的。我們就中國民生革命（社會革命）而言，實帶世界革命的性質。關於這一點周佛海先生在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中，有很明白很詳細說明。他說：

『西方資本階級之所以能維持其生命的，是因為有殖民地，——弱小民族，為其尾閥。他們過剩的商品，既有弱小民族替他們銷售，國內就不會發生經濟恐慌，而使經濟基礎動搖，和社秩會序紊亂。他們以過剩資本，剝削弱小民族，而將其剝削的所得，分潤與無產階級，致使無產階級之中，發生一種貴族式的勞動者，為資本階級所軟化，而失却階級性和革命性。社會秩序既然不穩，無產階級又沒有迫切的感覺社會革命的必要，社會革命，怎會發生？如帝國主義者恃以為尾閥的弱小民族，得到相當的獨立，不為帝國主義者銷貨投資的場所，他們國內，就會發生商品和資本的過剩，致工廠停工，商店破產，工人失業，社會上發生糾紛和動搖。同時帝國

主義者，若因爲久去舊殖民地，想另得新殖民地，帝國主義者之間，又會發生奪取殖民地的國際戰爭。經濟基礎動搖，無產者生活陷於絕境，就會感覺社會革命，爲他們的惟一出路；而國內秩序紊亂，又加以國際戰爭發生更與他們以可乘之隙。覺成了社會革命的必要，又有了社會革命的機曾，社會革命才會發生。」

由上面一段話看來，中國革命雖是中國的革命，但是在民生革命意義上，却含有世界的意義，當然三民主義也都含有世界革命的意義。三民主義雖說是含有世界革命的意義，但是體和法國革命不一樣，和俄國革命更不一樣。因爲中國革命自有中國革命的特質，決不能重演某一國的革命史！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給我們許多教訓和經驗，這一點是我們承認的。申而言之，非僅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給我們許多教訓和經驗，就是德國革命和土耳其革命也給予我們很多的教訓和經驗。我們所注意的不是這些教訓和經驗，而是在于闡明中國革命的特質，發揮中國革命的特質。

總理在三民主義的解釋上，關於實行三民主義，有很深刻的教訓，總理說：

「從前滿清盤據中原的時候，一般革命家祇知道致力於民族主義，至于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都沒有注意。……在漢族沒有光復以前。一般黨人的心理，以爲漢族已經光復，便可以達到國利民福的目的；到了今天，才知道大不不然。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于當日同志僅知道注意在民族主義，忽略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過錯。這個

過錯，也就是本黨的責任，還沒有終了的地方。要知道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能貫徹，就是民族主義達到了目的，終究總是不能穩固，何況民族主義在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呢？」

三民主義的革命一天沒有完成，我們的努力便一天不能終止。我們應該承總理四十年來的革命精神，爲三民主義而努力而犧牲，這就是我們歷史的任務。總理在黨員不可存心發財上說：

「我每次要諸君革命，總是勸諸君要犧牲，今日說要犧牲，明日也說要犧牲，究竟犧牲到什麼時候爲止呢？民國一天沒有建設成功，三民主義沒有一天完全實行，我們的犧牲便沒有一天的止境。要三民主義完全實行，我們革命澈底成功，那纔是我們犧牲的止境。」

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中也說：

「人民所做不到的，我們要替他們去做。人民沒有權力的，我們要替他們去爭。所以三民主義是爲人民而設的，是爲人民謀幸福的。我們從事革命，爲三民主義去犧牲，就是爲人民求幸福而犧牲。」

這是總理給我們的遺訓，每個三民主義的誠實信徒，都應該本着此遺言而去做中國的革命，和完成三民主義，以求達「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

(完)

雪夜

東美

夜霧瀰漫着已竟死子的古城，其幽靜似莊嚴的停屍之宮，街燈似是那唯一取光的殘燭，尙在死前淒明。

我靜穆的立於街心，似一古老之石像，無有言語。

這是一個黯淡的世界，雖則汽笛遠遠的鳴着，巡夜的人在來往徘徊，乞丐在沿街慘叫——但這一切如荒林間之孤幕一般的寒冷！

在這裡，我看見許多悲慘的不幸的黑影，那無語的煩亂之屍骸都束着一條鐵錐的刑鍊，彷彿於骷髏之塚——榮華的街心：

我偶然來到了這奇異慘變的世界。

立於苦夢之塚我一人歌笑於懸片！

慢慢的，濃霧淹埋了孤冷的影，消失了黯晦的街燈，這宇宙真的陷落於萬丈的黑穴，死滅將統治了一切。

我靜穆的立於街心，似一古老之石像，無有言語。

一個怪夢！眼前飄落的雪花，似無數的美的幽靈，在街市飛舞歌吟，粉飾着人類疲憊的世界；從此，我的孤塚即將沉沒！

這將是不能反抗的命命，這將是永久安息的預言：

我心似冷灰，身似枯幹，那一點飛閃之夢幻亦着了病色

雖則我自己建築並毀滅了我的夢，

但尙望在來日的墓頭以青草作粧飾。

雪霧將我從人間消失於無蹤，一切林木，房園，劇場，都變爲雪塚，宇宙已從黑獄救出，變成了銀白之世界。

我靜穆的立於街心，似一古老之石像，無有言語。

毒劍似的思想已從我的靈魂逃亡，毛頭惹及教堂均消滅於我的身邊，這天下宛似靜默之屍臥於荒草之下，永遠不醒。

這就是我忍受苦難與侮辱所追求的美麗，那未來世紀之光耀亦從今晚奠定了根基，這不幸的筆亦將永遠的投棄。

我微笑了在此萬念俱寂的景色，

任天使隨雪花飛舞於此世界

伴某君遊公主墓

東美

於銀霧濛濛中，我們從喧嘩的古都來此死滅的地域，

將慘情傾於紅酒之中，想因此拯救病殘的靈魂。

我們於昏醉之後，頭枕墓石而眠，其寂靜似無風之松林，

這片刻，我們做了許多怪夢，將榮華視如毒臭之糞土！

你那仰天的慘笑，驚動了遍地的楓葉，冷霧中

的古林，

因憶及在泰山看日出時龐大的血紅之海水，流了渺小的淚……

經過了嚴肅的沈靜，那時候，只寒鴉在枯枝寂鳴，孤雁自林梢南去，宇宙落於空虛的黑穴。

忽然，我的眼淚流落於殘磚的苔痕，這不是爲着飄泊的傷慘的命運，因爲那是我們日常的飲宴，（雄心即因是不死）——

天知道，此刻，我看見一切追求的綺夢在面前的楓葉之上逝了；不知什麼又使你唱起刺心的慘歌，驚覺了那夢之殘骸！

我說，把傷痕掛於林梢，使其凍斃於寒霜，這殘塚下的一顆腐了的芳心，並不能救我們出於瘋狂！它尙不如那河灣裡被野犬蹂躪的屍體，被囚於寺院的無生命的盡類爲有意義。

天知道，我已不如四年前今日之心情，會將此死了的少女之青春，滲入我的神秘的歌喉，而今，我看見了醜惡的骷髏！

那殘留的碑碣與建築，如同古羅馬人之遺跡，再不會使我感傷，此乃皇帝（怪物）子孫的雄心，還不如那道旁毒惡之殘花。

天呵，你想掘發她的墓，看她青春的音容，這不過是怪誕的夢，在街頭那行走的骷髏春色還不是如同她今

目的殘骸一樣！

宇宙是靜默着，在其間美變成惡，花變爲草，神曲變爲瓦斧，生命變爲骷髏，只我們的眼睛尙能在黠穴看別人不瞭解的光明。

在這里，我們將許多夢塗於冷殘塚上之斜陽，將傷心訴於那終年無語的蒼松；不久，就會被風雪之虐噬，漸漸的消滅

現在，這正是薄暮時候，林梢的夕紅似一篇慘情的好詩，

俟詩人來臨的時候，將我們這悲哀織入他的寂寞的韻語。

我們應該走了，將走向山巔，海邊，都市，命運乃我們的主宰，縱然到荒無人影的天下，總有着疏落的星宿作伴：

——追求什麼，好夢業已付於那無語的莊嚴的松林；

在歸途，你注視那陷落的墓穴，那沉默之秘密，已毒死了有爲的哲人及詩家。

這正是夕陽陷落的時辰，我們將世界付於舟子，在船上作起寧靜的大夢。

待蘆花飛遍了衣襟，船泊片邊之時，黑夜已籠照週身……

戲散後

契訶夫著
芳艸譯

娜蒂亞齊琳琳剛剛和她的母親從演葉夫瑾尼阿尼瑾(Nevy Onegin)的劇場回來。她進了她的房，迅速地脫掉她的外衣鬆散了她的頭髮，忽促得竟穿着她的裙子和白上衣，坐下來，用達第娜(Tatyana)的風格寫一封信。

『我愛你，』——她寫着——『但是你不愛我；不，你不！』

她寫着這個的時候，她笑了。

她不過只十六歲，還沒有很深地墜進愛情裡去。她知道官吏高里與學生格昂斯特夫，都愛她；但是現在，她從劇場回來，却要懷疑她們的愛情了。不愛罷也不幸福罷——怎樣有趣呵！一個深深地愛着，而另一個却淡淡地對待，這裡面有許多美麗的，動人的，浪漫的事情。阿尼瑾是有趣的，因為他全不愛，達第娜是快樂的，因為她愛得極深。但是，如果他彼此都平等地相愛，與幸福，他們就似乎要煩惱了。

『別去要求你愛我罷，』娜蒂亞寫下去，想着官吏高里，『我不能相信你。你是極聰明的，受過教育的，真實的；你有偉大的天才，或者有一個光輝的將來等着你，但我却是個沒趣而精神貧弱的女孩；你，你自己十分知道我對於你的生活，不過是一個阻礙物。這是真的，我已經去開你了，你以為你從我身上尋得着理想，然而那是錯誤的。你已經在你的絕望中間了你自己，『爲什麼我遇着了她？』那只是你的善意阻止你承認罷。』

娜蒂亞可憐她自己。她哭了，再寫下去。

『如果離開母親和兄弟不是這麼困難，我就穿上尼姑的衣服，去到我的眼睛指示我的地方去。你就自由地去愛別個罷！如果我死了呢！』

因爲她的眼淚，她不能看清她寫了什麼。許多短的虹光在椅子上地板上，天花板上顫動着，宛如她從一個三稜鏡裡望出去一樣。不能寫了。她躺倒在椅子上，開始思想着高里。

啊，人是怎樣昏迷，怎樣有趣啊！娜蒂亞記起了當有人與高里辯論音樂的時候，他的臉上的美麗的表情，怨訴的，有罪似的，和柔弱的——他盡力阻止憤怒從他的聲音中流露出來。憤怒在那冷酷與淡淡爲好禮貌的社會中必須隱藏起來。他竭力隱藏着，但他沒有成功，每個人都十分知道他對音樂有種熱情。對音樂無終結的辯論，不懂得的人亂說——使他在不斷的緊張中。他是畏懼的，懦弱的，沉靜的。他玩得精美，像一個熱烈的鋼琴家。倘若他不是個官吏，他就會是個著名的音樂家了。

她的眼內的眼淚乾了。娜蒂亞記得高里在新風律(一種樂器名)合奏會上，又在樓下存衣室旁邊把他的愛情告訴她。

『我高興你終於和格昂斯特夫相識了，』她繼續寫。『他是個極聰明的人，你一定愛他。昨天他和我們坐着直到今晨兩點鐘。我們都如此幸福。我抱歉你沒有來。他說了許多奇異的事。』

娜蒂亞把手放在椅子上，低下了頭，她的頭髮覆蓋着信。她記起格昂斯特夫也愛她，他也有與高里的同樣權利，對於她的信。或者她不如寫給格昂斯特夫吧？沒緣由地，幸福開始使她的胸起伏得更快了。起初，她是很小的，像個橡皮球在她的胸中滾動。後來她往這面大裡擴張，破裂了，像波浪。娜蒂亞已經忘記

高里與格昂斯特夫。她的思想變為混亂。幸福越來越大，由她的胸中跑進她的手臂與脖子，儘好似輕鬆的風吹着她的頭，散亂了她的頭髮。她的肩背因了靜默的笑而聳動着。棹子與燈罩也振動着。從她的眼內流出的淚濺污了信。她無力停止她的笑，爲使她自己相信她有理由這樣，她急忙記起了一些滑稽的事情。

『多麼一個滑稽的浦特爾（一種狗）！』她叫出來，覺得她充滿了笑。『多麼一個滑稽的浦特爾！』

她記得格昂斯特夫。昨天吃過茶後，怎樣和馬克西門（狗名）玩耍；他以後怎樣講述一個極靈敏的浦特爾在院中追趕一個雞的故事。雞看了她一下，說：

『呵，你這驕子！』

她竟不知道她與一個有學問的雞搗亂。她恐怖地混亂了，目瞪口呆地跑開了。以後，她却狂吠起來。

『不，我不如愛格昂斯特夫，』娜蒂亞決定了，並且撕碎了信。

她開始去想那學生，他的愛情，她自己的愛情，結果在她的腦內的思想跑開了，她想到每件事，她的母親，街市，鉛筆，鋼琴。她幸福地想着，覺得都是好的，有意義的。她的幸福告訴她這並不是完全的，稍後她，要更好的。立刻天氣是春天了，夏天了。他們將和母親去到鄉下的高比克。高里去那裡過假日。他將與她仕園中散步。向她求愛。格昂斯特夫也這樣。他將用棹子與她打棒球。他將講述滑稽的，奇怪的故事。她熱烈希望着花園，黑暗，青天，星。她的肩背又因了笑而聳動着；她似乎爲房中茵陳的香氣驚醒了，一個茵陳的樹枝正接觸着窗戶。

她走到她的床前，坐下了。她不知道有了這大的幸福再作什麼好。她壓迫着她。她注視着掛在她床頭上的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像，說：

『親愛的上帝，親愛的上帝，親愛的上帝。』

一九二八，十二月，十五夜。

宴罷歸來

我謀

素來好睡的我，今晚可實在不願睡去，呆對着綠紗罩的燈，不斷地回想着前兩個鐘頭所見的一幕！

昨天傍晚，我接着W太太請我吃飯——今天——的帖兒，W太太是最豪爽不過的人，舊文學極有根底，因了與之所至而做的小品文字，更顯得玲瓏深切，我對她確實有相當的佩服。所以我今天只是希望天快黑快到她請我吃飯的時間，好讓我和她大說大笑的痛飲一番。

天黑了，我坐着揩油的汽車，風馳電掣地由東城向西城，W太太和露的笑語聲領我進了她的客廳，同時給我介紹了許多沒有見過的生客，先生，太太，小姐，喝了一杯熱茶，就跟着那些貴客上飯廳圍着圓桌坐下了下來。我左近是坐的S太太，她是新嫁娘，穿戴得萬分齊整，穿着印度紅綢子的長裙，袖口上和裙子的下緣都懸着四五寸長的印度紅的排釵，左肩插一枝印度紅的緞花，配上一張紅日相映的臉，上海最流行最時新的一對新月的蛾眉，一對二寸來長的鑽石耳環，不止的亂晃，她這種打扮，在灰城中是不易見的，的確可以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我和她坐得太近，一陣陣的脂粉香氣，更引起我對她的注意力，我時時停

著注視着她，她的一顰一笑，無有不使我感到一種不自然的，她的談吐，無非是東家的小姐漂亮，西家的太太會修飾，話不投機半句多，我雖然和她坐的那麼近，可是吃完一頓飯，沒有談滿十句話，我只留心看她在吃飯的時間，開了皮包擦了二回粉一回胭脂。我是有名的阿黑，竟在臉上塗一分來厚白粉的時髦太太旁邊，論理應該自慚形穢，可是我竟目空一切地沉思着，觀察着，直等到大家都放下飯碗站起來。

飯吃完了，我不願再和他們敷衍，毅然地先回來了。到家換去了緞袍——不值時髦太太們一看的料子——坐下，

越想越覺得婦女界離解放期太遠，覺悟的儘管努力呼號，沉迷的依歸只曉得化裝求美，我感到中國婦女的前途黯淡，心痛萬分！因此我要向太太小姐們進一言，雖然是逆耳而不見得會有效驗的，我覺得我們新婦女的責任不是在於擦脂抹粉，爭競着紅綠的，引人注意的奇異裝束上用工夫，我們當回顧到我們的痛苦和在社會上的地位，我們要兢兢業業的圖謀我們的出路，拯救幾千年來屈伏在多重壓迫下的罪囚——我們女性自身！洗滌去我們為「玩弄品」「寄生虫」的耻辱，才是我們的當前的任務！

十字街頭

讀者！都是誰來自十字街頭？在十字街頭有了收穫嗎？是看到些什麼？聽到些什麼？不論它是值得欣喜的，愉快的，或是應當悲感的，憤怒的，一切的一切，都請寫在這裡。

記者

二十五、余欲無言

有話

譬如說：日本是我們的敵人，應該打倒他！話是不錯的，然而就有人偏願意拜日本為恩主，暗中盡其勾結的能事。

又說：反日了，應該與日經濟絕交。話也極有道理，然而却有人明知故犯的和日本不斷的發生經濟上的關係，有了銀元送存日本銀行，並且明裡暗裡購販日貨為了自己的一點點的利益。

再說到：抵制日貨了，買用日貨的就是亡國奴。說起來話自然不算不嚴肅。然而，小姐太太們喜用的就會是日貨，香粉香蜜，手巾布料，在在都似乎非採用日貨而不可，終於定抵制自抵制，日貨呢，太太小姐自用之。

以故，余欲無言。

譬如說：買貨認招牌，貨要真而價要實，這誰也不能否認的這地公道話。但是，掛羊頭的偏是賣的狗肉，買了腐爛魚出到買肉的價錢。

譬如說黨治下的官吏應該是為民衆圖謀利益的，然而，揭着廉節政教的旗幟而吸食民脂民膏，甚而至於搶奪良家女子做小老婆的却又是大有其人。

譬如說：服從黨綱，扶持女權，然而床頭的黃臉老婆固可以不必，而妖艷的娼妓却不可不嫖，小老婆也不妨多討幾個。以故，余欲無言。